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九百

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一送

宋 寧宗十五

宋軍輔編年錄 紹熙五年七月丙子。陳騷知樞密院事。自奉和政事。八

月丙申。恭奉和政事。

余端禮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奉末元。奉
祭未。趙汝愚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制曰。總樞機之秘任。莫重於本
兵。等軍輔之尊位。尤高於建使。適時宗馬方涉台司。茲曲徇於遜辭。俾就
陞於曲領。載敬丕流。具諗群工。具官趙汝愚。端亮簡明。疏通傳達。論坳壇
宇。本君子之盡忠。學貫源流。合古人之守約。蚤繇簡推。偏歷要華。旋分任
於樞庭。履冠榮於政路。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固能坐折於遜衡。甲兵之問
不至廟堂。每務講明於自治。屬予初政。賴爾嘉猷。惟勞舊者。恩必優而望
隆者。禮亦異。爰登次相。允協具瞻。佐理陰陽。而下遂萬物之宜。何力陳於
冲積。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之外。亦均倚於重權。肆持峻於班聯。庸增嚴
於事任。崇周家司馬之職。邁漢相太尉之名。酌頒秩以超加。陪腴租而併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衍。革為茂。濶。實示殊褒。於戲。夙夜有密之基。方欽承於休命。文武久長之
用。宜勉究於令圖。尚服訓言。益觀美報。樓倫詞。是年七月甲子。上初即

位。丙子。汝愚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癸未。改除正議大夫樞密使。八月丙
辰。甲命為相。是夏孝宗升遐。其秋留公去位。公獨決大計。定社稷。上既登
極。公又即日面奏。乞召還留公。且預差為贊官總護使。而侍御史張叔椿
請議留公棄國之罰。違違叔椿吏部侍郎。而留公復位如故。後旬餘。上乃
除公特進右丞相。公自以同姓之嫌。且近事處君臣之變。不敢論功。又自
太中大夫。遣九官。非故事。不敢當。親札諭旨。公猶力辭。上勉從之。仍以特
進為樞密使。時陳公騷已除知院事。公不容退。即舊次。故不復辭職。而獨
辭所遣九官。上亮公之誠。抵。遣三官為正議大夫。行狀。
甲申。羅點端明啟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除。 點字春伯。臨川
人。九月庚午致仕。

八月丙辰。留正罷左丞相。正自淳熙十六年正月。右丞相。紹熙元年七月。
拜左丞相。正乞解機政。自四年六月至于十一月。始宣押赴堂治事。五年
六月。正復出國門。及上即位。始復召。是年八月。罷入相。四年餘。韓侂胄
寢謀干政。時詣都堂。及公召還。一日復至。趙汝愚問中。公聞之。令有吏諭

永樂大典

卷二一九七〇

使去曰此非知問往來之地。僥有大怒而出。由是聖謀去公。八月九日。降
制授公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公辭。詔仍舊。少保。以觀文殿大學士
充醴泉觀使。十月。以張叔樞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上知公力請建儲始
末。以上呈付公御批八字。進入。復公元職。二年正月。以劉德秀言。落職。罷
祠。三年閏六月。以張金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四年
九月。量移南劍州。五年二月。詔許自便。四月。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六
年間二月。上章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未幾。山林未言。依舊光祿大夫。致
仕。九月。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九月。進封魏國公。累食
邑一萬一千戶。食實封三千九百戶。二年十二月。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開禧二年四月。公聞有遣事。歎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僥何人。誤國至
此。我。自是憂形於色。寢食俱廢。七月。疾且革。惟念念遣事無休。薨。享年七
十有八。計開。上報視朝二日。贈太師。行狀

正叙復光祿大夫制曰。虧盈益謙。斯為天道。記功志過。時乃朕心。念黃髮
之既愆。懷丹書之未洗。惻然懷舊。許以自新。其官留止。往在先朝。嘗司撥
務。繼事聖父。顯東國威。崖岸峻而軒裳所曠。鼎足強而棟榦弗撓。方朕御
國之始。適逢當軸之虞。聖命造廷。俄嗟去位。賈生嘗賦於單闕。夢得思問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九百七

二

於大鈞。深念此行。殊非得已。至於過公議而下內。違之詔。屈邪憲而聽從。
便之居。前代之處。放臣。久無此事。我國之優。故老。允有異恩。而猶分務於
別都。則是尚耽於請籍。爰寵運於峻秩。俾遠頌於真祠。彰帝王子。尊之公。
全君臣終始之誼。意。函三槐而開黃閣。已深悟於昔非。棄萬事而從赤私。
尚勉時於後福。

同日趙汝愚右丞相。日。相在使。除。制曰。復帝位。以御邦方。圖正理。立宗
英而作相。蔽目朕心。雖退處於樞庭。當載運於撥路。乃中前命。爰告具僚。
具官趙汝愚。忠實而淵通。光明而俊偉。少年射策。憂世已深。壯歲逢辰。愛
君益甚。壽星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萬誠。徑委股肱之寄。推
居宥府。盛贊善。惟。連于有與。厥功尤大。允矣。拓天之手。紫如導日之星。是
為御主。以忘身。豈曰因人而成事。聖頒詔時。俾踐台符。何備牆之過。勉致
反汗。而中止。既事與望。殊。唏。春。懷。魚。水。方。歡。固。自。君。臣。之。相。與。衣。未。備。典
若朝廷之不知。矧今政令之未。身。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
越彼拘繫。不勝者。卓。美。置。于。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仍。進
優崇之秩。更加沃衍之封。於戲。且。真。之。於。周。家。嘗。兼。師。保。之。任。勉。石。之。在
唐。室。俱。稱。宰。輔。之。賢。若。前。朝。故。實。之。未。聞。與。後。日。舉。後。之。自。此。毋。庸。再。述。

皆已熟知其思注意之隆。勿徇執謀之舊。惟論胡。汝愚自七月丙子拜右丞相辭先。遂改拜樞密使。至是復拜右丞相。力辭不獲。批荅辭先。劄子曰。王者官人。惟賢是用。周封同姓。後世謂以宗強者。是疑聖人以私也。大五百畧其人。多賢。故命之為諸侯。豈以疏戚為閭哉。卿出於皇族。而負王佐之才。凡所歷官。皆宗姓之所未有。壽皇知人之明。由庶僚而擢之侍從。太上委寄之重。越故事而付之樞機。肆朕纂承。遂登撥路。輔相一體。何用固辭。卿毋自疑。朕意已決。又批荅曰。累聖之典。高宗之訓。朕非不知之。恐後人由此而進。亦非不念此也。惟卿才足以周天下之務。道足以任天下之重。使生於前朝。亦當越故事而大用。後必有宗姓如卿者。然後可任此官。其遂相乎。不必藉此而力辭也。八月。留正出判建康。申命公為光祿大夫。右丞相親札付學士樓公鑰云。趙汝愚宗姓之賢。博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推真機。銜肆朕繼承。厥功為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非眷懷。尤事與望。朕惟不勝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繫。萬機寔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公辭之再三。且面陳懇悃。皆不可。乃言於上曰。陛下雖待臣不疑。而臣之孤蹤。與臣所處之地。臣不得不自疑。蓋自祖宗以來。宗室無為宰相者。又陛下龍飛。偶在一時。攀附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九百七十

三

之列。臣之蹤跡。愈高則愈危。望陛下保全置之安地。必不得已。俟阜陵復土。兩宮重帷。望陛下許臣先去。於是退始就職。然權倖小人多不便。遂相與排擊善類。以肆動搖。正言黃公度。侍講朱公嘉。監察御史吳公儼。起居郎劉公光祖。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相繼去國。公力論收皆不回。自度志不得行。去意益決。請去至再。復不許。而諭公曰。丞相若欲去。須候太上相見。徐議進退。公納劄子榻上。上復自取授公而退。明年正月八日。北使朝辭。公命家人治裝。欲以九日退朝。遂行事稍泄。權臣恐其善去。他日或復用也。將以計欺其行。是日晚。遽宣鎖公微聞。欲行。附廟賞。仍遂治裝。而公之客或曰。上即位甫爾。公進退宜謹。公姑聽之。翌日。果以孝宗柩廟。備者忠勞。除特進。故事。祗遣一官。時遣三階。復力辭。至二十三日。始聽遣一官如故事。既辭。特進不拜。改授銀青光祿大夫。又二日。李沐之讒。進矣。行狀。公嘗念藝祖受命立極。垂萬世之統。為宋太祖。熙寧中。屈於王安石之議。久未正廟祀。東向之位。知禮者多以為非。既當國。首請用韓維。孫固等議。遇拾享。奉藝祖東向。而祀倍祖。而下於別廟。慶元元年春。國家馴致。開暇。公亦屢丐歸。不許。奮然思大有為。乃率同列於上前。極言今日弊政。首陳立志以正始。且及仁祖開天章閣故事。以謂一時更革。纔數事。小人側目。

說謗並興。而范富尋皆去位。權臣方蠅營。但伺乘隙抵。聞之益懼。爾某
哀侶。分置要途。凡可肆其排擊。不遺餘力。雖聖上曲加保全。而卒罹于禍

同上

九月壬申。京鏗端明啟學士。奏書樞密院事。日刊部尚書除 鏗字仲遠
隆興人。

十二月己巳。陳駿罷知樞密院事。駿自紹熙三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四年三月。除參知政事。五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二月己巳。丐闕
除職與郡。尋除資政殿大學士官觀。

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日參知政事除 慶元元年二月。又與兼參知政事
京鏗參知政事。日參知樞密院事除

鄭倫同知樞密院事。日史部尚書除 端禮除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兵權
總於樞密。執當魁柄之隆。時望疇于政達。茲得鴻儒之舊。誕揚成漢。庸示
殊褒。且官余從禮。靖重而裕和。寬闊而肅哲。受知烈祖。忠備罄於論思。祇
事上皇。功尤多於調護。君從家食。推位天官。出分帥閫之雄。來貳機庭之
選。願謨默契。帝眷深。遂予綦紹於邦圖。乃命參陪於樞路。不改有常之
度。愈堅匪懈之誠。是用音掌本兵。式資遠略。既有加於色賦。仍真錫於井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九百七十

四

朕用賢群。朕昭異數。意國家是特及爾。豈武備之可忘。道德之威。成
安強斯壯。猷之有賴。其思勵翼。以副倚毗。鏗參知政事制曰。朕永惟至
治。亟圖共政之人。樂得碩材。輟自本兵之地。方深眷倚。爰示寵嘉。其官京
在樞度。粹夷器資。擬重久矣。偏儀於中外。卓然立志於事功。禮執殊。都孝
祖推登於法從。政成全蜀。上皇召真於大昌。遠茲御極之初。珣我鴻樞之
運。訂謨經遠。敏識燭微。載疇惟。之庸。俾贊鈞衡之任。意有常德。以立武
事。既資已試之能。建大政。以興太平。尚冀方來之效。往祗厥命。益遠乃猶。
僑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以有邦初政。可忘武備之修。或我鴻樞。且亟
儒英之用。既符人望。庸昇綸言。其官京 委以異才。冠于多士。學問本於
醇正。進退得於從容。道以交隣。義不辱於君命。召而前席。言弗為於身謀。
積望深高。來歸何晚。屬慕丕圖之始。尚淹大江之東。念帥閫之久。勞運文
昌之舊。著講惟進。列備見忠。誠有宏參華用。資碩畫。乃啓侯封之寵。仍增
井賦之豐。兼錫真。朕式昭異渥。惟踐揚之久。則其謀必當。惟涵養之至。則
其用必宏。無競維人。予既虛心而眷倚。有常立武。爾其一德以贊襄。僑
字忠。祝興化人。舉進士第一。僑辭先。批荅曰。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
政。遂詳試帥閫。天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為貳。蓋亦晚矣。山陵畢事。端

禮加正奉大夫。僑加宣奉大夫。

慶元元年乙卯二月戊寅趙汝愚罷右丞相。徐視大猷大學士。水前作青

先降大夫如瑞川

制曰朕寅奉基圖優崇宰輔內為天子之老賴經體

贊元之大猷外為諸侯之師倚典戎幹方之大略出入藩輔之用雖異始
終眷遇之恩不衰爰敷治朝以詔多士其言趙汝愚高明而重厚寬博而
淵深應變守文兼有大臣之能事善謀能斷獨當天卜之危機惟推人望
之隆進陟冢司之重蓋列祖嘗有大用之意姑遺後人惟本朝舊拘左戚
之嫌持捐故事頃我家之多難賴頌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
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翔戴之勲尚期啓沃之助虛心無作朕惟
稽謀猷告后之忠成功不居汝遽慕明哲保身之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
是用冠書殿之班聯付帥垣之節制眷此七閩之會莫從十乘之行圖所
便安昭予體貌於戲命公望以夾輔既優賜履之崇祖山甫而永懷寧志
補袞之舊益思體國母有遐心耶是謂汝愚自紹熙五年八月拜右丞相
是年二月罷入相凡六月右正言李沐首論汝愚之過遂有是命是時
韓侂胄因前日傳道詔旨已得親近上左右乘間竊弄權柄其所以謀害
公者計已深矣公平時氣貌方嚴未嘗假人辭色及為相尤重惜名器不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七

五

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或言侂胄意望節鉞而公反裁抑之專務汲引忠
賢愛惜善類故小人之嗜進者多陰附侂胄眾皆不樂而右正言李沐遂
論公罷相行狀汝愚辭福州之命降詔不允尋全臺上言乞寢右丞相趙
汝愚福唐之命且以職名奉祠遂休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尋落職十二月貴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貴永州制曰在筮
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
之後是皆宗室之為相率陷謫何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
揆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非戾之微聞豈憲章之幸免其官趙汝愚色
厲而內存身私而託公偶早竊於科名已偏塵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
有尚巧計經營而欲為嫌疑既弗避於此時狂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絲
主器躬復紹圖蓋承太上御割之倦勤復奉隆慈誨言之諭旨父子之傳
本於素定堂陛之勢豈其易陵而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未
已人孰無疑諺談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威震主
而無退飲之思盤互佞邪參通善裏內欲擅移單帥而結腹心之死黨外
將生事夷狄而開邊境之端每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實懷怨望殆
將路人而皆知茲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頗有訟寃之指教愈喧物論其載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七〇

臺評其黜授於散官以竄投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爾庶知家國明分之戒勿忘自責高體寬恩注永樂河二年正月庚子汝愚以疾薨于衡陽傳旨歸葬二月甲申聖慈惻怛至灑徽汝愚復官言臣切見故相趙汝愚死於衡陽計音未聞聖慈惻怛至灑宸翰與復元官許其歸葬德至渥也欲乞且令歸葬以伸陛下待過之私更不辜復元官以慰天下議論之公實為幸甚奉聖旨依後自後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追贈少保加贈少師嘉定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贈少保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為心刑賞率歸於忠厚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周每懷舊而有感其官趙汝愚系職屬籍若冠儒科陪淳熙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推登罕司中因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久闕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相之恩苟有過焉常違就而為之諱遠其亡也必側怛以致其情繫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屬精而更化方建極以用中凡海內之群才舉無終棄豈地下之一老顧使獨遺爰追錫於冢車以流光於壤戶意朝而目送尚思加禮於終侯見在毛生寧思少恩於德裕靈魂不泯明渥其歆楊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告詞曰朕既念宗臣力扶王業安社稷以高悅夙高輔翼之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七十

六

勳賢鬼神而無疑可復哀榮之典擬揚輪命教告綿區其官趙汝愚即擬松筠忠貫日月特立獨行之操不愧古人至公血誠之心可任大事自昔參於國秉責深慰於民瞻堂堂濟世之規凜凜捐軀之義惟特烈祖遽反真遊承文考與子之意對越天地相冲人事親之孝保乂邦家爰命奮庸允資為樂嗟權臣之媚惑挾護說以震驚滿處偏州僅踰中壽雖亟使於就復猶未先於敬蒙惟人心不可以辱誣故公道自然而昭白盡運職格追貢泉高乎號明功破一時之欺罔易名紀德垂千古之光華載疇子姓之良簡在班聯之近以伸朕志以協斯言意成王之任姬公隆禮於居東之後文帝之待周勃釋疑於就國之餘義匪問於古今人適殊於存殁尚惟英魄式監至懷余切學問初孝宗從萬里而召公也蓋將屬公以輔弼之寄光宗排群議而用公也乃所以承孝宗之心而上之命公以相也亦以兩朝欲行未遂之志布告大廷而申命之耳而公欲然自視每進輒解運踰至十二上引避或踰時越月不得已而後拜若甲寅之歲天步多艱人無國志搢紳大夫首鼠者隆拱默觀險狡者潛隲向背宗社之勢危於一髮公獨上稟慈訓奮然以身當橫流洶湧之衝無復却顧使先宗與子之意以明憲聖權佑之烈以著神器既定責為我宋無疆之休古所謂

社稷自公足以當之矣。然護人國極營感天聰。公竟以遺隕而大賢經濟之事業。卒不得盡白於斯世。豈不惜哉。當權臣專政時。不能不內謙於心。嘉泰二年二月。復公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贈少保。賜諡。二年。以諸子遇郊寧。加贈少師。其後權臣謀動于戈。幾危宗社。上奮發英斷。大正典刑。公道既明。上益思念公之元勳。嘉定元年二月。盡復元官。詔太常。趣賜諡。諡法志身奉上曰忠。安民大慮曰定。遂易名忠定。十二月內出親札。特贈太師。遣封沂國公。行狀始公罷政。公論為之不平。上自朝列。下至韋布之士。交疏論辨。用事者以氣。強甜天下之口。終莫能制。或為之謀曰。食肉者必棄其骨。今留之以集蠅蚋。就若併與其骨。遠屏之以絕蠅蚋之望。故公遂有零陵之責。小人之用心亦惜矣。未幾。衡陽計聞人心益憤。多為稅章。私相弔哭。至大書揭于郡城。觀闕之上。歸英詔。下衡陽之人。往往以手加額。靈輦所經。父老焚香迎拜于道左。或至泣涕。萍鄉閩邑。以竹枝標楮錢于門外。望柩拜而焚之。煙燭為之殿。空朱公意在建築劉公光祖在蜀。俱以書來言。閩蜀之人。雖深山窮谷。寡婦稚子。聞訃莫不傾歎。以至流涕。公論之在人心者。果可得而掩哉。同上。公嘗論中興宰相。尤稱趙忠簡。公鼎之為人。念其家遺書散落。嘗訪求得。其奏葉事實等書。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七

請之。輒感慕歎息。不能去手。及公得禍。亦略相似云。

四月己未。余端禮右丞相。自如樞密院。下兼參知政事。遷錄事。光祿大夫。除。制曰。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撥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嗚呼。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黃閣之崇。迺輯廷紳。誕敷制綽。其官。今以性溫恭而氣勁。凝靜而謨明。智周萬物之原。學貫九流之遠。孝宗權之於庶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於留都。遂昇輔臣之任。益彈忠蓋力。贊政典。迨于副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論。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故自予衷。與之圖。秉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未。超授文階。增陪并賦。以示奮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開暇而修刑政之要。專獎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祖宗之臨。文懋承明。俟期底成功。端禮辭右丞相。批荅曰。惟昔宗盟。嘗居家宰之任。若時卿。亦應拓溪之祥。尚其速邁於古人。相與共興於大業。同日京鐘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鄭倫參知政事。自宣和八大夫知樞密院事。

謝深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承大夫試御史中丞兼侍讀。

鍾知樞密院制曰。當國家閒暇之時。既有常而立武。長樞機周咨之地。

在圖任於舊人。肆登惟恆之英。庸漢然綸之龍。且官中。理寬宏而有守。況

靖而善謀。秀出楛紳之聯。綽有廊廟之器。誓筆持案。苦猷備營於兩朝。盛

井捫參賦。政尤高於全蜀。迨予訪落於爾。迪知乃自訥言之聯。俾贊本兵

之寄。每飭戎昭之果。致成德威之安強。政路參華。已著謨明之效。載廷

推冠。茲為柄用之專。肇錫公主。仍增井賦。式示褒崇之異。且彰禮貌之殊。

噫。雖安忘戰。必危。當益嚴於師律。惟事有備無患。斯永固於邦基。繫時老

成。莫俟訓告。倫參知政事制曰。朕親葉御圖。其勞求治。一相處乎內。方

有賴於奮庸。四輔惟其人。詎可忘於顛俊。乃瞻夷邦之哲。允符共政之圖。

爰錫贊書。式昭春意。其官如倫。才宏而器博。學粹而識明。奏篇自冠於布

韋。養望已推於柱石。論思道盡。晚蒙烈祖之知。調護功多。夙被慈皇之眷。

得此兩朝之傑。輔予今日之休。摧貳紫樞。有嘉謀略。昔陪黃閣。庶展經綸。

念天時人事之所關。養士氣民心之攸繫。匪藉同寅之佐。曷臻累洽之期。

我其大監。繼于時敢。豫選豫。爾有嘉謀。告于后。乃副倚毗。益茂忠誠。實為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九百七十

八

良願。深甫簽書樞密院制曰。任重本兵。允賴股肱之佐。儀圖在位。必先

耳目之官。惟時獨坐之賢。宜真西樞之要。既疏新渥。爰錫明綸。且言。深

甫學冠儒流。才推國器。州縣蚤更於繁劇。朝廷偏歷於高華。孝宗嘉其朴

忠。由棘丞而將使指。太上欲其詳試。自柱史以典神臬。予素簡知。命司風

憲。持心近厚。白簡無深刻之文。燭理甚明。金華有切嗟之益。爰加書殿之

職。昔陪武帳之謀。非特異運。善決勝之功。庶幾收疆本折衝之效。益修武

備。豈惟暇時。幾事不容則害成。固宜藏用。軍實無日不申。倣茲為遠猷。永

有乃心。祇若予訓。深甫字某。台州人。

慶元二年丙辰正月庚寅。余端禮左丞相。自右丞相除。連特進。京鏜右

丞相。自如樞密院事。連正議大夫。除端禮左丞相制曰。有熊之佐。風后

配夫。上台天乙之典。中器居于左相。惟朕躬之冲菲。奉慈訓以慕承。置器

於安。將保基圖之固。涉淵攸濟。不忘宵旰之勤。仰慕帝王之盛隆。俯思俊

哲。以翊贊。嗚若于采。有能奮庸。惟時次輔之賢。佑我初元之政。久膺鉅任。

茲陟冢司。揚于王庭。漢其大號。且言。余端禮。萬年謹提身之行。悅誠堅許。

國之心。在坤爻。則包黃裳之文。於鼎象。則安玉鉉之節。寬而柔。柔而立。德

能彰吉。而有常。茂而問。深而通。事每並行而不謬。早被孝宗之眷。後膺大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七〇

上之知流連六官出入三親甘盤萬學嘗保乂以有殷君陳東郊絲分正
而入告推在本兵之地適逢內禮之秋宗廟以安既共參於大業茲邪不
起復有賴於忠臣予嘉乃勲爰置諸右而能深戒擅事各權之失備彈任
公竭節之勞山甫采嘉夙夜匪懈于補衮之闕安世謹密徒容甚近如膠
乘之時至于壞植散群遂良登傑奮發雖錄於予斷天陳悉本於汝謀國
是既明士風浸華陰陽順序羊穀以登夷狄修和邊鄙不聳將克彌縫之
用可無衰道之恩惟茲元宰之崇無若昭文之重久虛席而不拜蓋得賢
而後居佐天子理萬幾俾頌持於魁柄分長史為兩府庸並建於弼臣庶
志慮之合同於事功而叶濟規摹已定要當力底於大成朋比既祛罔或
輕搖於浮議副朕所望在卿優為爰超賜位之階以作群公之表衍其采
食豐厥真禽以彰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寄於戲無疆惟休無疆惟卹敢
忘受命之承克艱厥后克艱厥臣適觀敏德之乂尚思渠迪之篤遠邁明
良之康惟用勵于我家終有辭于永世 鍾右相制曰勅天命而統萬幾
在代工之無曠熙帝載而宅百揆咨奮庸之有能朕念顧諟於皇穹代慕
承於慈極任重守大懼於闕以不違謨明弼諧就厥德之允迪保我邦圖
之固助予盱眙之勤追想古人至遠求於夢卜豈如今日迺近在於樞機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七十九

九

其輟本兵俾陞次輔誕揚手號播告路朝其官京姓疏通裕開濟之才
亮著直方之操物能名而事能斷智常究於精微抗不溺而澄不消量莫
窺於涯沫早遇盤根而知利器遂策高足而據要津我秀相臺廷臣憚其
正色爭禮禮隆奴不敢桀心旋為諭蜀之行尤長壽遠之略遠朕初載
冠于便班一觀長者魁梧之姿即知公輔連大之器子房之授高祖言殊
石水之投馬周之過太宗契踰膠膝之固寄之心腹推在疑丞論說無疑
殆若巨魚之縱擊姦邪不起復如猛虎之在山唯持尊君親上之誠力建
壞植散群之策洎于總攬將遂延登屬方倚於廟謨始進顯於武柄運惟
隆而決千里之勝既厭難以銷萌理陰陽而遠萬物之宜蓋贊元而經體
方今國是雖明而未臻於醇一士風雖華而尚起於誇張羊穀新登倉廩
之儲尚寡戎狄久好邊陲之備宜修凡此數端故天皆如舟楫洪源之遠濟况
輔弼之並建實左右之具宜相與協恭而和衷必能熙績以興事思邦家
之大政力底于成過朋比之浮言勿為之惑商能素綽予望深期涉彼華
資既越三階之峻衍夫真食仍增千室之封以昭體貌之優以究敷庸之
茂於戲蕭曹為冠豈專務於規隨若杜同心蓋相資於謀斷其思夙介之
義以迪允升之猷能立太平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鍾初封祁國公五年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七〇

八月丁亥以太上皇誕節上壽拜少保進封郡國公

同日耶儻知樞密院事自奉如政事除

謝深甫參知政事自奉如政事除三年正月依例奉如樞密院事

何滂同知樞密院事日御又中丞除滂字自慈處州人

四月甲子余瑞禮罷左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金興府制奉入瑞禮

自慶元元年四月拜右丞相二年正月拜左丞相是年四月罷入相一年

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申何滂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葉翥瑞明毅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文部尚書除翥字其處州人

慶元三年丁巳正月壬寅耶儻罷知樞密院事除寶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傷自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慶元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二

年正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丐開故有是除執政二年

慶元四年戊午正月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翥自慶元二年四月除

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丐開除寶政殿學士知

隆興府在樞府二年餘後知紹興府又知福州八月丙子謝深甫知樞

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九百五

十

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自文部尚書除及之字深甫永嘉人六年六月

乙巳以母憂罷

慶元六年庚申閏二月庚寅京鏗左丞相自右丞相拜少傅左丞相進封

集賢公

謝深甫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進金紫光祿大夫除鏗左丞相制曰斗魁

之下曰三台夙炳中階之象太微之垣有上相獨先顯面之朝朕法天建

官臨政領治錄續紹慈謀之始首褒崇近弼之英秉國均而其爾瞻既明

偉績輔台德而宜諸左宜涉冢司洪敷制綽之公臨告廷紳之衆其言未

道道方而氣裕業粹而用閑學貫古今縉尊主庇民之略智周事物兼守

文惠變之才德量足以服衆心忠謀足以斷大議委結知於烈祖優被遇

於上皇爭樓折穹廡之驕典藩增井絡之重連反眇冲之賢益深簡注之

懷既涉疑丞旋躋樞近如正觀之有戴胄振厥綱維如漢家之任留侯等

於惟隆惟師虞之愈穆嚴帝載之奮熙莫不詔八柄以叙群臣杜群枉而

開承正立綱陳紀贊為世法程之規薄賦輕徭全與民休息之惠百枝委

豐於農卷織塵不警於邊陲瑞謀效珍聖父衍康寧之福璇穹錫羨允良

開宸風之符時漫格於豫和功資資於寅亮欲彌綏之益究豈褒進之敢

稽既擗下以製祥。庸消剛而申命。時爾威勳之懿。位于元宰之崇。黃耳玉
 鉉之華。翔丕基而增華。希冕象車之飾。兼亞傳以陞班。易原武之公。主啓
 冀方之祚。社拓其多升。陪乃具奮。以彰一意之何毗。以侈千齡之會。遇於
 戲遠萬物而佐陰陽之理。尚思外鎮於四夷。寇群后而依日月之光。當使
 赫施於日世。勉圖可大之業。協濟非常之功。繁我宗工。真煩多訓。深甫
 右丞相制曰。犬臣國之股肱。惟其人而立。路賢相民之師表。置諸右以輔
 台朕。奉慈訓以續承。攬繁機而統業。過瞻疑丞之舟。備彈翼亮之勳。夙藉
 樞機之遠猷。進而強本。式時中外之偉。望咨以奮。熙誕敷明。綸書告列。慶
 具官。琳洋。量疑而履正。學博而才全。事能應物。能名智。獨窮於微。妙柔
 不如。剛不吐。即蓋秉於直方。孝皇一見而深知。太上肆加於隆委。比菲質
 紹基圖之始。以環材為公。輔之儲。爰即貳卿。遠躋獨坐。尊人主如堂之勢。
 廉陞達而難攀。道忠臣憂國之言。姦邪為之不起。聖廷登於兩社。旋復本
 於五兵。每協恭而和衷。益圖事而從策。評謨屢告。議論通乎古今。廟算是
 禪宥。容基於夙夜。政之維御。罔不飭。將之紀律。罔不張。商夷擊其威。獲遠
 圍底于靜。謙惟器之宏者。應摘裕而贖之優者。任必隆。矧大徽上相之輝。
 列次星而交映。而聖代昭文之重。以集賢而並崇。肆命贊元。庸均宅揆。言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五

士

觀當世之急務。蓋究經邦之永圖。建立大政。以興太平。方資藩飾。杜開群
 枉。而開眾正。益賴彌縫。務休養所以培國家之基。教時幾所以答天地之
 况。凡予注意。皆爾克懷。屬並峻於鈞衡。初匪勞於夢卜。諒精神之胥契。實
 佐佑之具宜。涉以三階。既具昭於微數。陪其多戶。庸併衍於真相。以昭體
 貌之優。以侈會達之感。於感贊如悔之斷。蓋可同心而濟謀。得宋璟之剛
 允。賴守文而待正。將究觀於偉業。復遠邁於昔人。其迪訓辭。以承休命。
 六月。經進封魏國公。深甫六月封中國公。十月。進岐國公。十二月。進魯
 國公。嘉泰二年十二月。辛卯。拜少保。
 同日。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來知政事。制曰。基命動于夙
 夜。允資密勿之謀。執政均於朕臆。兼賴贊襄之力。舉時二柄之重。付我全
 才之美。爰錫褒緡。以昭寵渥。具官何澹。忱恂而勁正。闡亮而裕和。淵識貫
 乎古今。環文接諸經緯。暴替名於當世。早擅倫魁。附羽翼於初潛。蔚為萬
 學。兩職中司之憲。獨高直節之風。虛懷極其延登。駭假伴之參預。舉偏補
 獎。而靡或過正。協恭和衷。而不為苟同。生致紀綱之張。助成朝野之豫。既
 益彰於素望。庸推正於紫樞。屬方時平。敢息武備。謀臣猛將。當廣為敷世
 之儲。尺籍伍符。宜盡汰積年之冗。矧復禪於幾務。甘有賴於謀猷。拓其多

井之封。陪以真奮之賦。其加徽數。摘示隆知。德大武為憲。萬邦五倚。兼資之略。精神折衝千里。莫成強本之功。宜對褒崇。愈勳翊亮。

七月丁卯。陳自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卯又丁承隆。自強字勉之。福州人。

八月丁酉。少傅左丞相京鏗卒。鏗自慶元二年正月。拜右丞相。是年閏二月。拜左丞相。是月。薨。又相三年餘。

嘉泰元年。七月乙卯。何澹。罷知樞密院事。澹自慶元二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除簽知政事。六年閏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七月。丙祠。除資政殿大學士。與郡執政四年餘。

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八月甲申。未加樞密院事。

張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登字君亮。丹陽人。

八月甲申。張巖。參知政事。自給事中除。巖字肖翁。井人。松字老。池州人。

程松。同知樞密院事。自謀議大夫除。松自是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丙祠。以端明殿學士官觀。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九百七

士

嘉泰二年壬戌。七月己巳。程松。罷同知樞密院事。以父喪解官。松自開禧二年四月。差充四川宣撫使。制置司職事。併歸宣撫司。仍免知成都府。後以運贖之叛。松自西蜀還。章良能。繳程松與官觀。指揮奉聖旨。降三官。落職。送筠州居住。嘉定元年三月。臣僚上言。謹按順昌軍節度副使。漢州安置。程松。昨為赤縣。指事。殿帥。其曠。邊得。潛結。韓侂胄。致身。宥密。前年。西事之方興也。侂胄私遣松入蜀。正以與曠有善。欲其協力。以為關外之舉。而松才不足以取其姦疑。適足以避其變叛。書既聞。身為元帥。上不能糾合諸鎮。發一矢以報國家。下不能堅忍少俟。以安蜀人之意。舉五十四州之地。以遺之。如弁髦土梗。然而更貽書。運賊。專以王爵。受其厚賂。明日。遂行。逆其從叛之心。誅之亦未為過。而權臣徇私。祇用輕典。徑以散官。置于善地。謂之罰當其罪可乎。奉聖旨。程松。責授。團練副使。賓州安置。八月丙子。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自文部尚書除。說。友。字。其。安吉人。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丙申。兼參知政事。制曰。朕仰模天象。登用人材。為矣。斗樞。不應西垣之次。幹旋機柄。容承止極之尊。遠選真儒。式當隆委。其官。陳自強。良玉。不斷。大器。晚成。居之安。資之深。自得聖賢之蘊。澄不清。挽不濁。執窺喜。溫之容。一見而所帝。

心數年而躋要路。諫坡獻替。每輸責日之忠。項聞塗歸。真有回天之力。君子之勇。雖責肯不能辱。仁人之言。非充弊不敢陳。其勁正陣百川之狂瀾。其臨藉備四時之和氣。由中司之雄劇。陟右府之崇嚴。二三執政之臣。均謂收眩之助。半千逢辰之慶。是宜禮貌之優。加祕殿之隆名。昇真封之新渥。朝夕納誨。而輔台德。正倚謀猷。夙夜基命。而單厥心。共成勳績。斯有無窮之閔。萃植太平之基。

同日許及之。參知政事。及之前為同知樞密院事。子母憂。服闋。從吉赴召。遂有此除。

嘉泰三年。正月己卯。謝深甫罷右丞相。魏文政學士判建康府。深甫自慶元六年閏二月拜右丞相。是年正月。丐開判建康府。入相二年。後封中國公。

甲午。張巖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巖自嘉泰元年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政府一年餘。戊戌。來說友。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水樂大典卷二萬九百七

密院事。觀文殿學士。傅伯壽。坐於忠義之家。首為讒諂之倡。侂冑盜權之始。伯壽為浙西憲。納贊拔啓。即指故相為跋扈。且云澄清方效於范滂。跋扈忽聞於梁冀。人無耻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文公之斗。首明趨向。領出陶鎔。寅緣入朝。不畏清議。由徽駁以斤。迺善類。草責詞以詆毀。師儒其弟。聞之。撫几嗟惜。曰。名節掃地盡矣。未幾。以所言欺罔。而與宮觀色斯。舉美愈切。悲鳴僥倖。重來曲意。諛悅。躡登西府。見謂非宜。扶曳謝恩。願傾尖措。疏其罪惡。合正嚴誅。而祕殿隆名。死於牖下。贈卹之典。與勳舊同。若非追貶。而削奪之。何以為姦邪之戒。奉聖旨。追三官。

二月乙巳。費士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士寅字某人。五月戊寅。陳自強。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利木入。開禧二年正月。庚辰。兼樞密使。

樞密使制曰。中階之災。元化。夙登軍路之榮。鴻樞之幹。萬兵。峻陟使端之重。合文武之二柄。寄安危於一身。且自陳自強。商重而格。和高明而博達。器不期於小用。學自得於大成。識慮造微。炳若著龜。之先見。純誠守正。屹然金石之弗移。頃接武於禁嚴。旋奮庸於水衡。儀圖物望。晉秉國均。紀綱法度。咸適于中。陰陽風雨。各得其叙。每謙謙而不伐。曾斷斷以無他。念未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七〇

靖於遺氛。適方深於憂頌。眷時元老。盡展壯猷。遠稽列聖之宏規。近效中興之鉅典。爰即鈞衡之地。仍兼宥密之司。唯屬任之深專。宜徵音之具舉。敬自朕志。協于僉諧。申陪多賦之優。併衍真禽之入。云云
同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庚午。表說友罷參知政事。說友自嘉定二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除參知政事。是月除職與郡。執政一年餘。
十月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四年四月丙午。兼知樞密院事。

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自華文閣學士除。知鎮江府。赴召除。孝伯字伯子。歷陽人。

嘉泰四年甲子。四月甲辰。許及之罷知樞密院事。及之自嘉泰二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三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再執政一年餘。開禧三年十一月。兼時泰乞將許及之竄責。得旨降兩官。送泉州居住。丙午。張孝伯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八月。除。

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自文部尚書除。象祖字某。台州人。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自資政學士知揚州。被召除。開禧二年三月。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九百七十

十四

乙巳。兼知樞密院事。

開禧元年乙巳。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參知政事。除資政學士。如興元府。士寅自嘉泰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可外除。知興元府。執政凡二年。

四月戊子。劉德秀。瑞明。啟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文部尚書除。制曰。其官劉德秀。弘深而肅括。和裕而直方。志負經綸。有專主庇民之略。學臻壺奧。達守文應變之機。夙簡于衷。俾司言責。見諸糾逆。悉符天下之公。凡所建明。深識時務之要。擬奏中臺之策。草隆巖石之瞻。迺倦直於承明。出守。復遠緜於全蜀。萬里于行。虛佇過歸之音。擢高難進之節。委更歲養。遷踐天官。朕念人望。不可以久稽。兵本尤嚴於圖任。參決廟勝。孰踰老成。爰進位於宥庭。仍通班於秘殿。德秀字某。隆興人。

戊戌。錢象祖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制曰。其官錢象祖。簡靖而善謀。粹和而有守。學窮六藝。生平每耻於空言。智周萬物。中外不辭於歷試。毫從登論思之益。番宜推惠養之仁。公望華隆。家聲顯赫。連權居於宥密。益茂著於猷為。瞻惟迺祖。迪我孝皇。遠垂勵翼之規。輝有典刑之舊。是用幹璫杓而東指。授政柄以左旋。遷登踐於世官。仍共輝。

於廟其。

七月辛酉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以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章
 即上拜平章軍國事。制曰公師之尊文武寧分於二道將相之重安危
 實佩於一身眷予社稷之元臣久與腹心于中禁勲德俱茂神人具孚茲
 特軼于故常俾胥專於平決誕敷丕統敷告路朝具官韓侂胄識超群倫
 學洞聖域代稟堪輿之間氣世兼鼎鼐之全材挺身而障狂瀾獨運濟時
 之典扶日而行黃道重高定策之功精誠金石之貫通果鏡風雷之迅發
 仁既安於區夏義不去於皇家以謀訓啓迪上心以勤勞昭示臣節大公
 至正中道而立高爵厚祿所樂不存憂民惟飢渴之思用事絕黨偏之復
 內外單羣始終扶持上承三宮率伸父子之至愛下飭百度幾若祖宗之
 威時妻豐威格於康平四達均陶于渥澤比建賢明之嗣尤咨宏遠之謀
 凡有益於朕躬居必關於御慮越于先正歷輔累朝勒銘宗彙備食清廟
 伊一時之施置誠萬世之楷模積慶之長至孫猶大顧與言之交屬豈併
 任之可稽矧今憲章雖具而持守之不嚴議論有餘而事為之不足王政
 當修莫盡附循之實民力當厚未聞節約之方流風唯紐於自營在列常
 嗟於乏使凡此世務孰為國憂朕惟任重道遠者不可以辭其勞某廣功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九百廿

十五

崇者不可以私其用必賴真邦之哲力砥垂世之規是用釋使領之清劑
 獨臣工之表倡仍冠視庭之峻幸昭台路之崇申衍祖臚肇新紐米在漢
 安世以司馬而錄尚書若唐西平由尉府而踐中令皆以折常之績首躋
 翊亮之司况稽元祐之已行厥有維師之故事嗚乃頃望對予前聞絕席
 干官之聯折衝萬里之外武隆體統益華基圖於戲必也正名將復契其
 變之是紹見諸行事美蕭曹丙魏之足云蓋難得者無間之君臣所易夫
 者有為之歲月幸登躋于上宰矧發施於壯圖往其祇承永底休乂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簽書樞密院事。德秀自是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
 事是月丐祠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在樞府五月。嘉定元年二月資政殿
 學士大中大夫劉德秀上遺表特贈七官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給事中
 趙彥極繳奏不肯書讀。臣切觀通年朕蒙妄動上下騷然蓋自權臣始用
 事猶首鼠顧望未遽肆也於是布直臺官崇植聲勢阻道異己一時儉人
 縱史過當屏斥善類唯恐不力方紹興乙卯一綱而盡朝廷為之一空其
 間根柢自任居之不疑略無忌憚則未有如德秀之甚者也德秀徒為郡
 遂除大理寺簿佛然不滿見於詞色包藏害心貴始於此實緣既登言路
 遂肆其毒怒目切齒視士大夫若仇其於忠良骨鯁之人不容吞噬得擊

不肯已。不三年為八座。推意政地。卒登宥府。榮寵而去。適善終。牖下而卹典之優。甚非誅姦諛於既死之意。欲望睿斷。將德秀且令守本官致仕。其贈官恩澤。指揮乞追寢施行依。

開禧二年丙寅。三月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象祖自嘉泰四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開禧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二年。時司諫易被上言。以者陛下以虜情巨測。奮發英斷。增遣邊戍。訓閱士卒。招收忠義。此亦有國之所不可廢者。象祖參大政。復兼本兵之任。宜振舉其職。以共圖事功。而乃獨班奏事。抗疏丐去。所謂忿疾以事其君者。奉旨與部。給事中鄧友龍上言。方陛下委任元臣。相與倡大義以正人心。而象祖進則面諛。退則腹非。甚至語人曰。上意不以為然。象祖參預大政。把握本兵。二年于茲。乃始辨論。以為不可何耶。乞將與部。旨揮寢免。重賜嚴責。奉旨降兩官。送信州居住。七月。除知紹興府。

四月。故大師秦檜持遣王爵。降充銀青光祿大夫。衛國公樞密都承旨李璧奏紹興之初。總攬群才。修明庶政。大勢浸張。王師屢捷。電掃關洛。可指日奠而秦檜久在北方。不能即死。逮其既返。外託復歸本朝之名。而實則俵彼積年秦養之德。陰受虜虜力唱和議。當時士大夫皆知其悖理傷道。

遺君後親。往往奮不顧身。引義力爭。雖死無悔。而檜則以梓宮長樂籍口。憑恃虜勢。迫脅君父。貶損位號。以極事仇之禮。後國增幣。以為厚敵之資。發遣西北人。以絕向化之心。誣殺將臣。易置兵柄。以破壞垂成之功。用深文密網。羅織忠臣義士。竊高爵重祿。誘致儒夫庸人。借樂天保民。寧親養老之說。以飾姦言。而實則手足倒施。倫紀壞壞。父兄百世之雖不復。關於君子之念慮矣。乞將檜所恃官爵。持從貶奪。仍下權官。按罪定謚。奉聖旨依。仍令禮部太常改諱。後韓侂胄被誅。南北修好。李璧亦被貶。檜復王爵。七月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自光祿大夫。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乙卯。除。自現江津軍馬知樞密院事。統鎮江都統。可直司。巖江淮都督制曰。惟陸妙於決勝。夙資漢三傑之謀。江淮稔於知名。載倚張萬福之重。瞻惟樞要。厥有源流。肆煩督視之行。式懲綏懷之略。其官休戚。學紹泗沂。才全華渭。風采再新於要路。民瞻蚤峻於通衢。粵自塗歸。徑躋駿假。牧人御衆。存宣帥閭之勞。經體贊元。旋趨親圭之入。二柄兼資於文武。一堂聚會於精神。適時修德。久頌宥密政刑。明於問暇。有嚴自治之規。道德成乎安。獲免壯折衝之本。朕念六師之出。莫騰三捷之音。然兼愛乃中國之至仁。而遵養亦今日之大計。爰藉我庭之望。肇開行府之權。威禮甫離於都門。號令

已乎於邊障。氣增天整。歡動靈屯。管臺為之精明。將帥安其指授。云云。噫。佛狸之死卯年。既默符於童讖。單于之朝正月。尚亟奏於膚公。

李璧參知政事。自陞都尚書除。璧字李章。人

十一月甲申。丘遂簽書樞密院事。自法明殿學士。其時續無江淮宣撫使

除。仍許視江淮軍馬。密字宗卿。五世祖自建康徙居江陰。丞相虞允文

當軸。一見異之。除國子博士。時孝廟從容諭允文。令薦人才。允文首以公

應詔。上方勵大有為之志。急於規恢。群臣將順不暇。及賜對。公奏恢復之

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遵養十年。可以議北。向萬全之舉。後除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興州統帥吳玠病且死。公素以吳氏世掌

西兵為慮。陞辭曰。奏言兵權不可復界其子。上深然之。尋玠果歿。公即奏

乞遣他姓代玠。仍置副帥。及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今興州兼

領以授其權。長子曦不必令奔喪。乞亟降起復。仍知和州之命。於是上命

荆鄂都統張詔代玠。又命權軍事李世廣副之。併西路帥職歸興元。一如

公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果繼詔之後。復兼西路安撫。果死。權臣復以

兵權界吳氏。副致逆賊之變。識者尤服公先見遠識。職既伏誅。公表賀其

卒。章曰。刊山名聞。願益謹於將來。曲突徙薪。敢自論於既往。蓋不忘忠愛

也。後公召赴行在。而以中丞疏免歸。自此間居十年。嘉泰辛亥。差知慶

元府。年已六十有九。公奏事畢。方退。謁廟堂。而權臣趣請相見。留語從容

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公其事。則此伐其名。則大義。且知公可屬大事。引與

共赴功名。深相結納。公因言兵凶器。閣下當為國遠慮。使萬全而後動。必

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之後。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權臣雖

不悅。頗亦激動。尋改知建康府。權臣聞北虜置偽。平章宣撫於河南。奏欲

命公以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公手書力論。以為虜特張其虛聲。其議竟

寢。而使命往來如故。公之力也。後數月。權臣復移書欲奏除公內職。宣諭

兩淮。以謂使名得中。可與軍政。公慮用兵之意。卒不可回。後書力爭。良苦

權臣滋不悅。於是宣司遷建。以至出師。公皆不復與聞矣。嘉定丙寅。連疏

乞休致。朝廷方藉公威望。進賢文學士。因任會准。止用兵。不容力辭。王師

自克泗州。進圍宿壽。暑雨方作。軍士不堪其勞。公奏記廟堂。宜且班師。權

臣不以為然。既而宿壽師潰。朝野憂懼。乃除公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公

自列析免。章數十上。訖不復命。因不敢復辭。權臣書來。議招收清軍。且求

自解之計。又遣浙漕幹官劉叔向。至宣司計事。公答書及因叔向復命。謂

合先明蘇師旦周筠等債帥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今未可言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七一

戰。惟當收合雜散。謹守北邊。以備虜之報復。權臣一時適於事勢。因屯剋
從之。然其意甚恨。已而師且竟得罪以去。實公白發其端。時宿壽師潰。公
乃委田琳等招收。初渡淮。合七萬餘人。皆剋殘不復自振。於是普橋諸軍
一新。號今遂成。公道移司揚州。部分諸將。郭倪陳孝慶等屯守邊面。及要
害之處。公留淮揚。幾月。郭倪畏公威名。陰肆中傷。權臣亦為之動。是時邊
計未立。虜情叵測。公猶得少安其職。然凡所建明。權臣率先取謀於倪。而
後區處報下。宣司之情。愈不得通矣。郭倪雖通領兩淮守禦之寄。然倪弟
知封殖揚州。緩急則趨瓜州為遁計。淮西一路。不以介意。公道移司和州。
分遣賓僚。行邊撫犒。上念公忠勞。親漵宸翰。訓獎優渥。宣司招撫江淮丁
壯及諸軍子弟數千人。號宣威軍。以補諸軍之闕。公尋移司建康。時報虜
犯淮南。遣詔除公端明殿學士。侍讀。依前江淮宣撫使。尋拜簽書
樞密院事。兼督視江淮軍馬。依舊端明殿學士。恩禮悉視執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六